

第一章 傻子媳婦不傻了

七月的黃昏，霞光燦爛似火，照在歸途的巴士上。

山區的路一向不好走，總有落石隨著山坡滑落，以至於巴士左右搖晃，時不時還要跳躍兩下，顛簸得滿車乘客連同司機都昏昏欲睡。

劉桂香一手肘靠在車窗上，手努力撐著昏沉的腦袋，看著有幾分不舒服的樣子。自己早晨出門的時候，學校裡孩子們還沒起床，這會兒怕是已經吃過晚飯了。她是個孤兒，依靠著鄉親們的百家飯和百家衣長大，後來藉著助學貸款和勤工儉學讀完師範，之後就直接回了家鄉，做了小學校長。

三年下來，她從鄉里募來了資金建教室，換了桌椅、黑板，甚至還為路遠的孩子們辦了宿舍和食堂。如今，學校還是不大，但她這個校長加上五十幾個學生，還是把學習搞的有聲有色。

這次她開會之後，又找鄉長要賴著要了一千塊資金，買了一箱子的紙筆，足夠孩子們用一陣子了。

想起鄉長那個乾瘦的小老頭兒，每次見到她都恨不得躲起來的樣子，她就忍不住笑了，都說當官的貪，殺了一百個，九十九個都不冤。但總有好人的，鄉長就是那獨特的一個。

這般想著，她再也耐不住睏倦，一手摟著紙箱，就那麼沉沉睡了過去。

許是滿車人的睡意引誘得司機也實在受不了，竟也瞓起了眼睛，卻不想方向盤被帶歪了，整輛車直接奔著旁邊的山崖衝了下去……

翻滾，眩暈，劇痛……劉桂香在夢裡實在痛苦到了極點，她想要睜開眼睛，但眼皮卻好似不聽她使喚一般，朦朧中，好似有很多人在她耳邊吵鬧。

「這劉家丫頭真是太可憐了，生下來就是傻子不說，家裡也沒個撐腰的人，嫁進單家之後更是……哎！」

「可不是嘛，這個時候誰家也不缺吃的，她還餓得進山去尋，怕是在家吃不飽呢。」

「單家也是家大業大，肥田就有兩百畝，連一口飯都捨不得給兒媳？」

「別說兒媳了，你們沒看見信哥兒嗎？也是瘦的厲害，那還是親爹娘、親兄嫂呢，不也一樣吃不飽？更別說香香這個傻子媳婦了。」

劉桂香皺了眉頭，實在被吵得頭疼，就拚力揮了揮手，「別吵了。」

可惜她自覺用了很多力氣，喊得也大聲，實際上卻只有手指動了動，聲音比蚊子大不了多少。

那些人還要再說的時候，遠處卻來了幾個人，聲音喊得更尖利了。

「哎呀，香香啊，妳這是跑哪裡去了？娘到處找妳啊，都是娘沒有照顧好妳，妳可不能有事啊！」

另外一個略顯年輕的聲音緊跟著也哭開了，「香香啊，早晨妳可是拿著白麵饅頭走的，不會是去餵了山裡的野雞鳥雀了吧？貪玩也不能這樣，白白讓娘擔心啊。」兩人的聲音尖利，扎得劉桂香腦仁兒疼，她實在受不了了，一骨碌坐了起來，結果入眼看到的一切卻驚得她目瞪口呆。

這是哪裡？片場？

她面前的兩個婦人，一老一年輕，老的穿了一件錦緞的褙子，頭上盤著髮髻，插了金簪，雖然有些年紀了，但臉上抹了粉、塗了口脂，同電影裡那些青樓的老鴇很是相像。

年輕的婦人穿了一套大紅的衣裙，頭上的金簪比起老婦多很多，足有五六根，插的有些亂，遠看同刺蝟沒什麼分別，襯著她大餅一樣的圓臉，兩頰的橫肉，典型的刻薄地主婆樣。

再看周圍的人，粗布衣褲，無論男女都是長髮，男子挽在頭頂，女子挽在腦後，有的肩頭還扛著鋤頭，挽起了褲腳，露出一雙沾滿泥土的大腳……

這是哪裡？

劉桂香心裡隱約有了答案，卻實在不想相信，於是眼睛一閉就要再昏過去，興許再睜開眼睛就回到她的學校了，她的學生、她的鄉親、她的校舍都沒有變……可就她往後仰躺的時候，卻被一雙細瘦而冰冷的手臂攬住了。

「香香，不怕，我來了。」

這聲音很是渾厚，聽在想要裝死的劉桂香耳朵裡，心底突然湧出一股強烈的喜悅，這喜悅陌生得厲害，好似埋藏在身體深處，不受她控制。

她驚愕地睜開眼睛，就見自己的手臂已經抱在一個年輕男子的脖子上。

男子皮膚白的很，也很瘦，但近看五官卻極俊秀，墨眉大眼、長睫毛、高鼻梁，唯一缺點是唇色有些發青，一時間把劉桂香看愣了。

男子卻好似習以為常了，回身喊了一句，「啞叔。」

就有一個穿著破衣爛衫的老頭兒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鑽了出來，一彎腰把劉桂香扯到了背上，抬腳就走，年輕男子推著輪椅跟在後邊。

劉桂香沒想到這男子是殘疾，驚奇地多看了幾眼。

她初來乍到也不好說話，默默回頭一望，見那老婦人和年輕婦人好似正笑著同那些鄉親說話，不過遠遠投射到她身上的眼神卻無比嫌棄厭惡。

「哎呀，我不多說了，香香怕是受了驚嚇，我趕緊回去讓人燉雞湯給她補補。還有信哥兒這孩子，平日勸他多吃他就不肯，眼見又瘦了一圈，我這當娘的，心裡真是著急啊。」

「就是，二弟太不懂事了，怎麼就不知道他是全家的寶貝疙瘩呢？」

晚風送來老少兩個婦人尖利的聲音，卻怎麼聽怎麼不舒坦，劉桂香皺了眉頭，垂下眼皮，沒有看到跟在一旁的年輕男子眼底劃過一抹驚異。

啞叔走了一段路，拐進一家修建得很是氣派的大院子裡，院子裡有青石鋪地，院角栽了果樹，院牆下還有雞舍，裡面的母雞成群，咕咕叫著，一派富足的農家景象，但啞叔卻腳下不停，穿過兩道小門到了最後一進房舍。

這房舍就好像後娘養的小可憐一樣，相對前邊兩進院子來說，真是又小又陰暗破舊，若不是打掃得很乾淨，劉桂香甚至以為這是誰家的豬圈雞棚。

啞叔邁進門去，到了內室，把劉桂香放到炕上，又把年輕男子抱起來安頓在劉桂香旁邊。

劉桂香從睜開眼睛開始，受到的衝擊比之前二十幾年都多，這會兒她換了個安靜的地方，即便還有滿肚子的疑問，但也忍耐不住，閉上眼昏睡過去。

睡吧睡吧，再睜開眼睛，一定能回到她的學校！

可惜……夜色昏暗，一燈如豆，她再次睜開眼睛，瞪著棚頂垂下的幾根草葉，再抬手看看自己很是粗壯的新手臂，無奈認命了。

「妳可是覺得好些了？」

白日裡那個年輕男子原本坐在窗前，聽見動靜就挪了過來。

劉桂香猶豫了一瞬，想起剛醒來時聽見的那些話，這新身體的原主人似乎是個傻子，於是她忍著沒有回話。

那年輕男子好似也沒指望她應聲，扶了她起來，然後說道：「妳坐一下，我讓啞叔給妳端吃的來。」

聽見這個「吃」字，劉桂香的肚子立刻就造反了，咕嚕咕嚕響個不停，不由得露出尷尬一笑。

趁著男子爬去窗邊喊人的功夫，她迅速地在屋裡看了一圈，然後奔去角落的水盆前，清澈的水面映出一張有些圓潤的臉龐，許是常年日曬的緣故，皮膚很黑，但眉眼還不算醜，甚至有幾分英氣，就是頭髮亂糟糟的，像乞丐一般。

她一向愛潔，忍耐不住就伸手幾下打散了頭髮，迅速編了兩條辮子，再看水盆裡的姑娘終於有幾分樣子，這才滿意的轉身，卻見年輕男子手裡端了一只粗陶大碗正對著她愣神。

她咧嘴笑了笑，上前接了大碗，結果碗裡只有三個小紅薯，根本不是先前那兩個婦人說的什麼雞湯。

她皺了眉頭，拿了紅薯一邊啃一邊琢磨，最後得出結論，那兩個婦人嘴甜心苦，根本不像她們嘴裡說的那般疼愛她這個媳婦兒，還有……

「妳先墊墊肚子，待天亮，讓啞叔上山去抓隻兔子烤給妳吃，娘……她們說的話，妳不要放在心上。」年輕男子伸手摸摸她的頭髮，神色有些落寞，襯著他清秀的眉眼，很是讓人憐惜。

劉桂香見狀，心頭一酸，下意識應了一句，「你別難過，我吃紅薯就行。」說罷，她才想起原身是傻子，許是不會說話的。

果然，那年輕男子驚訝地抬了頭，問道：「妳會說話了？」

劉桂香尷尬地嚥了一口口水，她以前就不會撒謊，這會兒又不想騙眼前這個……丈夫，畢竟他能對一個傻子好，想必也不是壞人吧？於是她斟酌說道：「我……摔了一下，腦子好像清醒了一些，就會說話了。」

她這理由實在有些牽強，但男子卻好似不願意深究般，反倒歡喜道：「太好了，早知道這樣，就讓啞叔多帶妳上山去轉轉了。」

劉桂香又低頭吃了一個紅薯，試探問著，「我以前腦子糊塗，如今也不知道這家裡都有什麼人？」

「這個容易，我告訴妳……」年輕男子親手替她把最後一個紅薯剝了皮，慢慢說起家裡的事。

原來這家姓單，當家人叫單老實，老婆姓馮，都年過半百了，另外單家還有兄弟兩個外加一個姊姊，大哥單守財考了童生之後就一直在讀書，卻沒有寸進，娶了媳婦兒，生個孩子叫栓柱，媳婦兒姓張，娘家在隔壁村子；姊姊單阿萍嫁在同村，平日常回來。

單家原本也是農家，但十八年前，單老實兩口子出門做工，碰巧救了一個貴人，貴人賞了大筆的銀錢，單家新建了院子，買了田地，成了這村裡數一數二的富貴人家。

而這年輕男子叫單守信，是單老實兩口子在外做工時生下帶回來的，自小身體不好，三年前家裡做主娶了死了爹娘的劉桂香，劉家的三畝薄田做了嫁妝，他們就成了夫妻。

劉桂香聽得紅薯都忘了吃，畢竟猜測是一回事，但得知事實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
她先前活了二十多年，連男生的手都沒拉過一次，如今意外車禍穿越，落到一個傻子身上，倒是得了這麼一個俊秀的丈夫，以後總在一箇屋簷下，一個炕上睡覺，是不是還要……

她越想越心慌，抬手抓了粗陶大碗就說道：「我去洗碗。」可是不等她說完，粗陶大碗卻「咔嚓」一聲，被她抓碎了……

她驚愕的看向自己的手，單守信卻是極習慣地拉過她的手，用衣袖擗了擗。

「妳力氣大，碰什麼都容易碎，小心別傷到自己。」說著，他又從袖子裡掏出一個圓溜溜的東西塞到她手裡，「妳先玩一會兒，我拾掇碗片。」

「那個……謝謝啊。」劉桂香還沒有接受自己突然變成大力士的事實，乾笑著應了一句，卻又下意識收緊了手指，結果單守信塞到她手心的東西又碎了。

從手中的小東西流出的清香氣息讓她覺得熟悉至極，她低頭一看，那碎裂的東西有著褐色的外殼，從裂縫裡流淌出的瓢兒是淡黃色的液體，裡面包了黑色的小籽……

「百香果？」

這可是她以前最喜歡泡水喝的果子，加上一點蜂蜜所兌出的果汁，整個學校的孩子都喜歡，沒想到這個陌生的世界居然也有這果子。

「百香果？」單守信同樣疑惑問出聲，「這果子是在妳旁邊撿到的，我以為是妳在山上尋到的吃食，才幫妳放起來。不過這果子，先前倒是沒見到過。」

劉桂香腦子裡好似有什麼一閃而過，她想抓住，但今日實在是過得太過紛亂，原主的腦子停滯了十幾年，這會兒又罷工了，她只能放棄，胡亂擦了手，把果子殼塞到炕下一個土洞裡，就跳進原本的被窩睡著了。

單守信聽著熟悉的呼嚕聲，半垂的雙眼裡滿滿都是疑惑和好奇。

啞叔從門外探頭進來，他擺擺手，啞叔便關了房門。

山村的清晨總是在雞鳴狗叫裡醒來，太陽還在努力翻越大山，盼著趕緊露臉，山間的霧氣還沒散去，隱約可見早起尋蟲吃的鳥兒在飛竄。

劉桂香慢悠悠在村裡轉悠著，她昨日睡的多，醒來的時候見單守信還在睡，就悄悄出門，打算熟悉一下這個也許要就此終老的山村。

這山村名叫大柳樹村，有三、五十戶人家，三面環山，山頭都不算高，樹木蔥郁，一面是平原，開墾成了田地，遠遠看去阡陌縱橫，是典型的田園美景。

單家的宅子果然如同單守信所說，在村裡是數一數二的好，其餘人家多半是茅草房，就是有幾座磚石壘的，也沒有單家的氣派闊大。

村裡有的人家養了豬，許是捨不得餵糧食，平日總用湯水糊弄，只長了鬆鬆垮垮的大肚皮，身上不見幾兩肉。

大豬透過柵欄，見劉桂香在外邊轉悠，於是抬起腦袋，哼唧個不停。

劉桂香一時興起，扯了路旁的青草柵欄去餵豬。

這時候，院子裡突然走出一老一少兩個婦人，手裡拎著一個滿是汙漬的木桶，顯見是要餵豬。

在她還沒搞清楚一切的情形下，劉桂香不想外人知道她已經不傻的事實，情急之下，眼珠一轉，就把草葉塞到嘴裡嚼了兩下。

墨綠色的草汁有些苦澀，惹得她皺了一張臉，卻也成功地讓走到近前的婆媳倆放下戒心。

「我當是誰，原來是桂香啊。怎麼一大早沒被她婆婆攆去推磨，跑到咱們家門前逗豬了？」

年輕婦人瞧著劉桂香，神色裡帶了三分憐憫，畢竟同為人媳，年紀又相當，對她總有幾分同情。

老婦人伸手推了劉桂香一把，毫不在意她是不是摔倒了，只顧著去看家裡那頭寶貝豬，嘀咕著，「這傻子給咱們家豬吃什麼？萬一豬吃拉肚子了，我就找單婆子要銀子去。」說罷，又呼喝兒媳婦，趕緊把豬食倒進去，自己活計一堆，哪來的閒心顧一個傻子。」

那兒媳婦許是有些怕婆婆，趕緊提桶子要倒進豬槽子，不想那柵欄為了防止豬跳出來，建得有些高，她一時捉不動豬食桶，就卡在了那裡。

這時，旁邊忽地伸出一隻手，單手提了豬食桶直接越過柵欄，嘩啦倒進豬食槽裡。這是劉桂香在幫忙，力氣大是她穿越過來的唯一福利，除了捏碎一只陶碗、一顆果子，今日倒也派上了用場。

果然，小媳婦看了很是感激，接了空桶，笑道：「桂香這力氣真是大，平日做活兒都能頂一個壯勞力了。」

她婆婆見狀，也不好再對著劉桂香說什麼刻薄話，就改了口氣，「力氣大有什麼用？若是她爹娘都活著，家裡有那麼三畝地，總能護著她吃個飽飯。如今在單婆子手下，日子比驢也輕鬆不到哪裡去。你別看單婆子嘴上說的好聽，其實心狠著呢，別的不說，就看她對老二那架勢，好像外邊撿來一樣，老二都吃不飽，更別說桂香這個傻媳婦了。」

小媳婦兒也是個聰明的，趁機拍了婆婆一記馬屁，「桂香是命苦，倒是我有福氣，進了咱們家，有娘疼我呢。」

果然，老婦人聽得眉開眼笑，「妳也是個懂事的。」

她還想再說幾句的時候，遠處卻是傳來骨碌碌的聲音，原來是單守信醒來不見劉桂香，自己轉著輪椅尋了過來。

這輪椅一瞧就不是城裡鋪子買回來的，不知是誰用木頭隨意拼湊的，輪子都算不得正圓，推起來很是吃力，即便清晨有些寒涼，單守信依舊累得滿頭大汗。

那對婆媳待他自然不能像劉桂香那般隨意，趕緊打招呼，「老二，你怎麼找來了，可是你娘喊人了？」

單守信抹了一把額頭上的汗，笑得溫和可親，「沒有，就是醒了不見桂香，怕她又跑去山裡，這才過來看看。桂香腦子不清楚，沒有給大娘和嫂子添麻煩吧？」世人皆有愛美之心，即便單守信是個雙腿不能行的殘廢，但這般言笑晏晏、禮數周全，這婆媳倆怎麼能不喜歡？趕緊應道：「沒有沒有，桂香還幫著拎豬食桶了呢。」

單守信掃了滿臉「無辜懵懂」的劉桂香一眼，繼續笑道：「桂香力氣大，幫個忙也是應該的。」

這話說得婆媳倆心裡有些過意不去，老婦人便低聲道：「老二啊，你這脾氣要改改啊，你也是單家的血脈，雖然……嗯，身子有些不方便，但你爹留下的家產總有你一份，可不要因為顧念什麼兄弟情義、什麼孝道，太虧到自己啊。」

「大娘跟你說，當初你娘剛生了你，你爹就發了一筆大財，滿村人都說你是財神爺座下的童子托生，恨不得你生在自家。可惜你娘偏心得太過了，不但不疼你，還給你娶了桂香……真是……村裡人都看不過去呢。」

劉桂香支起耳朵，心裡急轉分析這話裡的信息量，盼著多聽幾句的時候，單守信卻是不配合。

「大娘好意，我心裡感激不盡。出來時候久了，我這就帶桂香回去了。」說著，他費力地調轉了輪椅，招呼劉桂香，「香香，跟我回家了。」

劉桂香偷偷瞪了他一眼，到底也抬腳跟了上去。

那婆媳倆也不生氣，反倒更加歎氣起來，「老二真是個孝順的，他娘待他那麼不好，他也不願意聽人家說他娘一句不是。」

「可不是？單婆子真是比桂香還傻，若是對小兒子好些，說不定福氣更厚呢。」

單守信在前，劉桂香在後，一路慢慢往回走，見路上沒旁人，單守信就低聲道：

「以後要出來走動，喊我或者啞叔陪著，別聽外人瞎說。妳有什麼想知道的，儘管問我就是了。」

劉桂香撇嘴，還要反駁幾句的時候，單守信又道：「妳昨日發熱也沒好利索，萬一再昏倒如何是好？」

原來他是擔心她。劉桂香聽得心頭一暖，前世孤兒，今生又得了傻子的軀殼，都是寒冷孤苦的命，最是受不得也最缺少這樣的暖意，她忍不住就軟了下來。

「知道了，我不過是閒走看看。」說著話，她就幾步攢上去，直接拎了單守信扔上自己的後背，一手托著他，一手拎了笨重的輪椅，大步往單家走去。

「這什麼破東西啊，又沉又笨重，以後有錢，換個好的。」

單守信身子僵硬了那麼一瞬，卻是慢慢放鬆伏在媳婦背上，笑著應道：「好。」晨風調皮吹過兩人鬢角的碎髮，交纏在一起，倒是應了那四個字，結髮夫妻。

單家院子裡，兩個粗使婆子正在忙碌，一個餵豬，一個摘菜做飯，眼見劉桂香背了單守信進來，兩人對視一眼，其中一個就抬手打翻了銅盆，叮噹之聲立刻引出正房裡的單婆子，她開門一見劉桂香兩口子，開口就罵了起來。

「大清早的，不趕緊幫忙幹活兒，去哪裡閒走了？家裡養頭豬還能殺了吃肉，養你們兩個廢物，除了浪費糧食有什麼用？」

劉桂香還沒覺得如何，倒是背上的單守信身子突然繃緊，顯然是被那「廢物」兩個字扎了心。

劉桂香想也不想，張嘴就回罵了一句，「既然是廢物，自然什麼都不會了，以後有活也別喊我！」

說完，她背了單守信就繼續往後走，路過兩個婆子身邊的時候，順腳踢了那個翻倒的銅盆，盆裡剩下的半盆髒水就扣到了使壞的婆子腳上，浸透了她的布鞋，惹得她跳腳，又不敢開口罵人。

雖然單守信一向是單家的眼中釘，沒人疼愛，劉桂香也被當做奴才使喚，但到底他們都是單家人，不是她們這些奴僕可以當面喝罵的。

「妳居然敢回嘴？反了天了，老天爺快開眼看看啊，怎麼不劈死這個不孝順的傻子，平日好吃好喝養著他們，還不如養頭豬呢。」

劉桂香翻了個白眼，自覺在單婆子嘴裡，怎麼也逃不掉不如豬的命運，也就不抗爭了。

她也不理會，一路到了後院的小土屋子，把單守信放在炕上，又去缺了口的銅盆前胡亂洗了臉。

單守信挪去窗戶邊，推開窗扇，屋子裡勉強灑進幾分晨光，顯得沒那麼昏暗了。他雙眼掃過皺眉洗臉的劉桂香，不知為何，嘴角就翹了起來，雖然她會說話了，變得陌生又詭異，但護著他的習慣還是半點兒不改。

前院裡，單婆子罵個沒完沒了，把自己累得嘴巴都乾了，剛要喊人倒碗涼茶的時候，嫁在同村的閨女單阿萍就從門外竄了進來。

她掃了院裡一眼，就湊到老娘跟前，問道：「娘，您這大早晨的，又跟誰生氣了？」

「能有誰？還不是劉桂香那個傻子，我罵她廢物，她居然說也以後不幹活兒了，氣死我了。」說罷，她突然瞪著閨女罵道：「妳怎麼大早晨跑來？是不是又來要糧食？」

單阿香被老娘戳穿心思也不見臉紅，笑嘻嘻道：「娘真是厲害，一猜一個準。您也不知道，我婆婆那個摳門兒的，我家晨哥兒年紀小，他爹又要下地幹活，不吃飽怎麼成？我就回來拿幾個饅頭，以後我家糧食下來，我也多孝順娘。」

不等單婆子應聲，西廂房的門卻是應聲而開，身形富態的張氏一手扶著腦後的髮髻，一邊忙著固定髮簪，一邊開口就嚷道：「大妹妹這話說了幾年了？陳家去年種了六畝小麥，娘可是沒吃到一個妳送來的饅頭。再說了，誰家過日子都有難處，

咱們家也不是什麼富貴人家，一次兩次就算了，可禁不住大妹妹整日上門來打秋風啊。」

單阿萍被嫂子數落得面子過不去，她嫁去陳家的時候，單家嫁妝也沒少送，但陳家日子一般，吃穿用度都不如單家，心裡就漸漸生了不滿，好似爹娘兄弟都在享福，偏把她踢出去受苦，特別是生了兒子之後，更是恨不得把娘家東西都擠出來用在自己兒子身上。

這般聽大嫂擠對，她也惱了，斜眼冷笑道：「大嫂這話說的，我是娘的親閨女，我不孝順，難道娘還指望外人不成？再說，這家裡是娘說了算，我又沒找你要饅頭，你急什麼？」

張氏恨得咬牙，在她看來，單家的一切都該是她家栓柱的，被小姑討要走一分就少一分，如何能不氣惱？至於後院住的單守信兩口子，她根本不放在眼裡。

單婆子眼見兒媳和閨女吵成一團也是頭疼，想要尋個事把話頭兒岔開，又一時想不到，不過她腦子難得靈光一次，驚叫一聲，嚷道：「哎呀，我說哪裡不對勁呢，劉桂香那傻子怎麼會說話了？她不傻了？」

張氏和單阿萍本來還跟鬥雞一般，恨不得撲膀子打一架，聽著這話都是驚訝，「娘說什麼？」

「我說劉桂香，剛才跟我吵嘴來著！」單婆子也不多解釋，直接殺去了後院。

見狀，張氏和單阿萍自然緊緊跟了上去，她們也是好奇不已。

第二章 這是一家人嗎？

劉桂香洗了臉，也不管單守信是不是洗過了，投了破舊的布巾，也給他擦抹了手臉，動作熟練至極，又力度適中，沒有讓單守信有半點兒不舒坦。

她前世就是孤兒，讀書的時候，就是打工再忙也要擠出時間去孤兒院做義工，這些活計都是做順手了。

單守信瞇著眼，享受這樣細緻的照顧，聽著劉桂香肚子咕嚕嚕的響動，正要開口說話，單婆子卻帶著兒媳和閨女在這個時候殺到了。

兩扇破舊的木門被大力推開，差點即刻壽終正寢。

然而單婆子也不在意，進屋就盯著劉桂香看了又看。

劉桂香也不理會她，洗布巾、倒水，自然至極。

單婆子遲疑著問道：「劉桂香，你不傻了？」

單阿萍有些不相信，插話道：「娘肯定聽錯了，她都傻了多少年了，怎麼可能突然好了？聽說早起還在趙家豬圈前逗豬呢，難道吃豬糞治傻病？」她說完，好似覺得自己這話夠風趣，就哈哈笑了起來。

不料，劉桂香瞪了她一眼，罵道：「你才吃豬糞了呢，所以嘴巴這麼臭！」

屋子裡死一樣寂靜，別說單婆子和張氏，就是被罵的單阿萍都是看怪物一樣看著她，不敢相信眼見、耳聽的一切。

畢竟傻了十幾年的人突然就變好了，還能罵人，這實在太驚悚了。

單守信眼神閃了閃，一把扯了劉桂香到自己身後，說道：「娘，香香昨日摔了頭，又燒了一宿，早起就明白事了。許是山神保佑，這是好事，以後她心思清明了，

做事也就不用惦記了。」

單婆子狠狠嚥了一口口水，心裡下意識算計起來，是一個傻子兒媳婦，怎麼支使怎麼聽話好呢，還是一個心思清明的兒媳婦，能做更多活兒來得好呢？

不等她想明白，單阿萍已經反應過來剛才被罵了，她跳著腳就要上前打劉桂香，口中罵道：「妳這個傻子居然敢罵我？」

結果，劉桂香輕輕一抬手，推了她一下，順手抄起炕沿邊上支窗扇的木棍，輕鬆掰成兩半，白森森的木頭芯子，明晃晃地向眾人展示著她的戰鬥力。

她是不傻了，但力氣還在，誰不怕挨揍就儘管上啊。

單阿萍果斷退後兩步，藏到了老娘身後。

劉桂香冷冷一笑，扔了手裡的木棍，目光在單家幾人的臉上掃過，驚得她們又退了幾步這才滿意。

「什麼時候吃早飯，我餓了！」

「餓，妳還敢說餓，一早晨起來到處亂晃，再有、再有下次，看我不打折妳腿！」

單婆子極力忍著腿抖，撂下幾句狠話，帶著兒媳和閨女趕緊就走掉了。

想想前幾年她真是福大命大，認為劉桂香人傻好欺負，力氣大能幹活，怎麼就忘了傻子和瘋子幾乎沒分別，萬一劉桂香什麼時候忽然發瘋，她被打死都沒處說理去。

「娘，娘，就這麼算了？」

單阿萍自覺剛才吃了虧，還想攬掇老娘，張氏卻是另有打算，開口就攆人，「妹子趕緊回家去吧，眼看太陽都爬山頂了，家裡沒活兒嗎？一會兒妳婆婆找來，還要罵娘留妳在家裡偷懶呢。」

單阿萍的婆婆也是個潑辣不講理的，單婆子雖自信吵架不是她的對手，也是趕緊催閨女回去，「妳快回去吧，家裡昨晚也沒蒸饅頭，明早妳再來。」

單阿萍沒占到便宜，還被嚇得夠嗆，很是懊惱，但到底還是翻著白眼，氣哼哼的走了。

張氏瞧著身邊沒人，就拉了婆婆低聲說道：「娘，原本說老二身子不好，桂香也是個傻子，咱們一家不好拋下他們兩口子不管。但如今桂香不傻了，老二瞧著也不錯，您說是不是該讓他們……」

她話沒說完，瞧著單婆子臉色有些猶疑，又改了口，「我知道老二也是娘生的，娘平日雖然常罵他，那也是心疼他啊，但誰家孩子成家立業都得分出去，這也是為了他們好。」

單婆子不知道被哪個字扎了心，手臂一哆嗦，下意識甩開了大兒媳的攬扶，神色古怪地罵道：「說這些沒用的做什麼？還不趕緊去幫忙做飯，整日裡就知道搬弄口舌，妳閒著無事就多幹活兒，跟我廢話幾句沒什麼，敢影響老大讀書，看我不收拾妳。」

張氏被罵得暗自咬牙，還要辯解幾句的時候，卻見啞叔從牆根走過，偶爾掃過來的眼神很幽深，不知為何，她心頭一跳，轉身就走了。

單婆子也看見啞叔了，不禁皺起眉頭，想著，這啞巴老頭兒在老二兩歲的時候就

到了村裡，四處乞討，後來不知道怎麼就看中了老二，常背著半癱的老二轉悠，慢慢地就留在了自家後院。

按理說，一個啞巴乞丐比家裡粗使婆子都不如，但每次單婆子想攆人或者打人的時候，這啞巴一眼望過來，她都覺得心驚，難道這乞丐有什麼特殊之處？若是有特殊之處，又怎麼會留在單家伺候一個半癱？

單婆子眉頭越皺越緊，想起方才大兒媳婦說的話，突然覺得也算是個好主意。待早飯端上桌，劉桂香背著單守信，帶著啞叔也到了前院。

單家吃飯從來都是分大小桌子，大桌子上坐了單家公婆和單老大一家三口，小桌就是單守信和桂香、啞叔坐的。

大桌上飯菜都是大盆大盤子，算不得什麼豐盛，但足夠吃，小桌上卻只有一盤黑乎乎的麥糠饃饃，菜盤裡除了一些爛白菜，沒有一片肉。

可即便是這樣，張氏的兒子栓柱還是拿著筷子滿盤子翻檢，生怕有漏掉的肉片，眼見單守信三人過來，他做了個鬼臉，這才回了大桌子。

劉桂香放下單守信，掃了一眼狼藉的碗盤，直接端了菜盤子扣進栓柱的碗裡，末了迅從大菜盆裡撥了一盤新菜，又順手掐了三個包穀麵餅子，然後分給單守信和啞叔。

栓柱愣了愣，眼見大盆裡的肉被分走，自己碗裡卻是方才翻檢的爛白菜，張嘴就嚎了起來。

張氏怎麼捨得兒子吃虧，跳起來就要開罵。

單婆子也拍了桌子嚷道：「反了，真是反了！」

劉桂香卻不理會她們，大口咬餅子，大口吃菜，好似根本沒聽到別人吵鬧。

單守信同啞叔對視一眼，也低頭吃了起來。

單婆子簡直要氣昏了，想上前拉扯劉桂香又怕挨揍，只能拍著大腿罵，「造孽啊，怎麼娶了這麼個煞星回來，養了這麼多年，就是狗看到人也會搖搖尾巴，她倒好，要殺人啊！」

張氏也跟著罵，「可憐我的栓柱，吃一口肉都要受委屈，他可是老單家唯一的根啊。我明兒就領他回娘家，姥姥家窮，可總有一口飯吃。」

劉桂香聽得不耐煩，回身就甩了一句，「我相公不是單家親生的啊？憑什麼你們吃好的，我們就吃糠爛菜，不是都姓單嗎？」

單婆子聽得這話，不知想到了什麼，臉色難看得厲害，好似被人把話噎回嗓子，憋得喘不過氣來。

張氏卻不管那個，還要再鬧，單老頭卻是拍了桌子，「都吵什麼，趕緊吃飯！」說完，狠狠瞪了單婆子一眼，滿臉的惱怒。

單婆子不服氣的回瞪他一眼，嘀咕道：「十棍子打不出一個屁來，突然裝什麼大瓣蒜！」

單守財一身青色長衫，頭上插著玉簪，五官卻不同於單守信那般俊朗，反倒是門雞眼、掃帚眉、塌鼻梁、大嘴，很是破壞他這讀書人清雅的扮相。

不過這會兒，他自覺這吵鬧會破壞他在外吹噓耕讀傳家的名頭，於是也開口道：

「別吵了，讓外人聽了笑話。」

家裡兩個男人這麼說，到底算是把事情壓下來了，至於栓柱，早就歡快的提起筷子在大菜盆裡挑肉吃了。

一頓早飯就在這樣的雞飛狗跳裡勉強過去了，眾人都以為結束了，結果午飯時如此，道了晚飯時候還是如此……

暗沉的夜色裡，張氏扯了單婆子就不撒手了，「娘啊，這日子是沒法過了，您看看那個傻子，這是要把家掀翻啊。以前吃飯她什麼時候這樣過？如今是一口肉都不肯少吃，您再不管管，這家裡就要那傻子說了算了。」

單婆子想起這一日三頓的吵架，那些被劉桂香撥去的菜、拿去的饅頭，心疼得嘴角直抽抽，但想起某些事，她還是猶疑不決，推了大兒媳婦出門，「趕緊回去睡，明早兒再說。」

張氏不想善罷甘休，明早兒起來，不只劉桂香會搶饅頭，還有一個單阿萍呢，她惱怒地扶了扶腦後的金簪子，全沒想過，這金簪賣了足夠買幾千個饅頭了。

對於貪婪的人來說，將一文錢用在別人身上，都像是挖了她一塊肉一樣。

後院裡，劉桂香吃飽喝足，躺在被窩裡長長鬆了一口氣。

屋子裡沒有點油燈，她扭頭也看不見躺在一旁的單守信面上的神色，但很奇怪，她就是能猜到他在笑，於是低聲道：「你笑什麼？我也是潑婦，實在是你娘他們欺人太甚，你身體不好，還不給吃飽飯，偏心太過了。」

單守信也是低聲應道：「啞叔會打獵，我也能吃到肉。」

「那不同，你身體不好，這樣饑一頓餉一頓怎麼成？以後你別管，吃飯的事我來應付，我力氣大，估計也會打獵，明日我就上山看看。」

「妳別上山，上次、上次……」單守信好像要勸幾句，但卻是突然控制不住地哆嗦起來，聲音抖得不成樣子。

劉桂香聽出不對勁，趕緊伸手去摸他的臉，入手的寒涼驚了她一跳，她蹦下地就去點油燈，但火石用的不熟練，好半晌屋子裡才算有了亮色，但就這麼一會兒的功夫，單守信已經冷得眉毛頭髮都結霜花了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劉桂香驚得臉色都變了，抬手扯了自己的被子就蓋了單守信身上，可單守信還是哆嗦個不停，頭臉上的霜色越來越重，她實在沒辦法，推門就往前院跑。

前院裡，單婆子、單老頭還有單老大一家都睡了，就是粗使婆子，本該負責值夜，也偷懶去打瞌睡了。

劉桂香抬手就去敲正房的窗戶，高聲喊著，「爹、娘，快起來啊，單守信身上結霜了，趕緊請大夫啊！」

單婆子、單老頭突然被驚醒，嚇得厲害，待得聽清劉桂香喊什麼，單婆子就抬手壓了要起身的單老頭，衝著窗外罵道：「喊什麼喊，大半夜叫魂啊！他就那死德行，每次都嚇得人半死，過後屁事沒有，挺著吧，天亮以後就自己好了。」

劉桂香哪裡肯相信這話，這會兒恨單婆子恨得咬牙切齒，就是路上碰到有人發病，都要伸手幫一把，這可是親兒子啊，怎麼就這麼狠心呢？

「人都要凍死了，怎麼可能自己好？趕緊拿銀子，我去請大夫！」

一聽「銀子」兩個字，要起身的單老頭也閉上了嘴巴。

西廂房裡的張氏猛地推開窗，喊道：「大驚小怪做什麼？老二哪年不犯幾次怪病，哪次也沒見他死了，大半夜的，妳不睡覺，還不讓別人睡覺啊。」到底害怕劉桂香把她當木棍掰斷了，說完又趕緊關了窗子。

劉桂香聽他們一個兩個都不回事，氣得要發瘋，剛要抬腳踹門進屋搶銀子的時候，啞叔卻出現在夾道，衝著她擺手。

她無奈之下只能隨著他回了後院，不料原本凍得同雪人一般的單守信，居然當真好了很多，眉毛和頭髮上的霜花融化，惹得他好似從水裡撈出來的一般。

眼見她回來，他虛弱一笑，抬手扯了她的袖子坐在炕沿上，「別害怕，我沒事。」「什麼叫沒事，剛才你差點凍死了！」劉桂香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單守信的額頭，確定沒那麼冰手了，終於鬆了一口氣，可想起方才的事，還是替他寒心，說道：「你那爹娘是怎麼回事？你病成這樣，他們一點兒都不心急，還……」

說到一半，她突然想起，這話說完，單守信怕是更難過，於是趕緊改口，「你是不是餓了？等我給你找點兒吃的去。」說完，她拖腿就出了門。

啞叔上前投了布巾，幫忙擦去單守信身上的水珠子。

單守信沉默半晌，最後卻是低聲笑了，「啞叔，她真是變得好多了，心也好。」

啞叔也是嘴角扯了一扯，卻沒有應聲。

窗外，月亮不知道藏到了哪裡去，只留了漫天的繁星，其中某顆閃爍的尤其顯眼，映在啞叔眼裡，惹得他笑意又真心了三分。

劉桂香摸黑在灶間裡轉悠了好幾圈，可惜什麼都沒找到。

別看單婆子和張氏穿金戴銀，但吝嗇已經刻進骨頭裡了，平日擔心兩個粗使婆子偷吃，當然也包括單守信三口，糧食都藏在正房的大櫃裡，又藉口夏日天熱，怕剩飯壞掉，幾乎每頓飯都是吃光光。

劉桂香沒辦法，出了灶間，牆子裡卻靈光一閃，摸去了雞窩，許是家裡的幾隻母雞也心疼單守信這個病號，居然睡夢裡下了兩顆蛋。

劉桂香大喜，小心握著雞蛋，生怕一不留心就捏破了。

灶間大鍋裡燒了兩瓢水，添上一把柴，水煮蛋就成了。

她趁著熱，小跑回了後院，剝開一個，一邊吹涼一邊往單守信嘴裡塞，「趕緊趁熱吃了，雞蛋最補人。我偷摸了雞窩，你快吃，我還要回去打掃戰場。」

單守信聽她說的逗趣，嘴裡嚼著熱呼呼的水煮蛋，方才病發留下的虛弱好似也慢慢褪去。

雞蛋只有兩個，他吃了一個就不肯再吃，推讓道：「妳也吃一個吧，我還有些不舒坦，吃不下那麼多。」

劉桂香忙了這麼一陣子，確實有些餓，這身子力氣大，飯量也同樣大，動不動就餓得厲害，但她掃了一眼依靠在門口打盹的啞叔，就順手塞了過去。

「啞叔，這個雞蛋你吃了吧，別忘了把蛋殼埋了，我去拾掇前邊，很快就回來。」啞叔有些怔愣，等回過神來的時候，劉桂香已經進了夾道，他下意識握了溫熱的

雞蛋，漸漸無聲笑了起來。

「我常說福禍相依，你小子總不相信，如今知道了吧？你的福氣應在這丫頭身上了。」

暗夜襯著啞叔有些粗礪的聲音，越發顯得詭異，但若是劉桂香在，一定會驚訝不已，原來不只她這個傻子能變聰明，啞巴也會突然開口說話。

倒是單守信彷彿早就習慣了，淡淡應道：「吃蛋吧。」

啞叔笑著搖頭，到底慢慢地把那個水煮蛋吃了。

第二日一早起來，劉桂香還在睡夢裡，就聽得前院單婆子在叫罵。

她這種吝嗇成性的人，睡覺前早就摸了雞屁股，早起能撿幾個蛋心裡都清楚呢，突然少了兩個自然猜到是怎麼回事，但沒抓到劉桂香的現行，只能痛快一下嘴巴。劉桂香被吵醒，煩躁地爬了起來，眼見身邊的單守信還在沉睡，想了想就下地胡亂洗漱一番，然後去了前院。

農家日子，又是農閒季節，所有的活計也就是餵豬喂雞、推磨磨麵，外加打掃院子。

她有的是力氣，又不懶惰，滿院子忙了一圈就把活計做的差不多了。

兩個粗使婆子這幾日因為劉桂香不傻了，沒人替她們分擔，很是抱怨了幾句，如今瞧著劉桂香又開始做活兒，歡喜的跟什麼似的，一會兒遞碗水，一會兒打個下手，不時還瞄著她琢磨，猜她是不是又變回傻子了。

就連單婆子，自以為劉桂香這般是變相服軟，也得意地抬了下巴，收了叫罵的陣仗。

單守信的早飯是劉桂香幫忙端去後院的，趁著單守信吃飯的時候，她又把住的屋子打掃了一遍。

掃地會有灰塵，她就投了面巾紙抹，結果抹過炕沿的時候，突然發現半截百香果殼，不由得驚喜叫道：「哎呀，我差點兒把它忘了！」

單守信掃了一眼，笑道：「這果子，外殼硬，嗅著裡面味道倒是清香。」

「對啊，這叫百香果，裡面的果肉做成果醬，配上蜂蜜沖水喝，味道特別好。」

劉桂香警惕地開窗看了一眼冷清破舊的院落，確定沒有人，才又低聲說道：「一會兒我背著你，帶著啞叔，咱們上山去轉轉，若是找到很多這種果子，我想琢磨賣些錢回來，以後給你補身體，病了抓藥，就不用找你娘要銀子了。」

單守信手裡的筷子一頓，抬頭望向正開箱子翻破爛衣衫的劉桂香，半晌才笑著應道：「妳和啞叔去吧，我留下看家。」

劉桂香卻是不同意，一邊拿著破衣衫比劃，一邊隨口反駁，「不成，你自己在家，萬一他們欺負你怎麼辦？再說了，中午在林子裡抓隻野雞、兔子的烤一烤，也能給你補補身體。整天都是餅子爛菜的，好好的人也能吃成竹竿了。」

單守信一聽，嘴角笑意越來越大，再沒有推辭。

劉桂香出門尋了個很大的竹筐，掂一掂覺得還算結實，就拿進屋，下面墊了舊衣

衫，又綁了寬布條做肩帶，最後才把吃飽喝足的單守信抱起來放進去。

一個大男人，個子也不矮，但入手卻輕得厲害，劉桂香有些心酸，就嘮叨了兩句，「等有了錢，一日給你做五頓飯吃，一定把你養胖。還有你的腿，總要找大夫好好看看，你娘……那麼小氣，怕是先前也沒捨得花銀錢給你診治，就是只有一分希望，也要試試。」

單守信沒有說話，低著頭在竹筐裡調整了一下坐姿。

竹筐很大，他盤了腿倒也還算寬裕，下邊又墊了衣衫，很是柔軟。

劉桂香喊了啞叔，然後半蹲了身子，輕鬆背起炕沿上的竹筐，回身掃了一眼屋裡，瀟灑揮揮手，「走了，咱們去溜溜兒，家裡就咱們三個喘氣的寶貝，其餘也沒啥怕偷，門都不用鎖了。」

這話聽得啞叔和單守信都一同笑了起來。

因為單阿萍早晨當真跑來抱走了五個饅頭，單婆子心疼得不成，正在屋裡檢查糧食櫃子，眼角瞄到劉桂香三個出門，見人都走沒影了，這才罵道：「吃飽就走，養條狗都比你們強。哼，有本事一輩子別回來。」

可惜，劉桂香三個早就走遠了，根本聽不見。

有同村的人半路遇見，打招呼問起三人去那裡，劉桂香就說進山去找點兒吃的。她這是實話，旁人卻猜單家平日不肯給殘疾兒子、啞巴奴才和傻子兒媳吃飽飯，很是同情地搖頭離去，回去後又同鄰居說起，於是滿村都傳揚單家刻薄吝嗇。這倒是摟草打兔子，純粹是意外收穫了。

大柳樹村三面環山，又以東西兩面的山林最險峻，草木茂盛，偏偏南邊的幾座山頭有些古怪，遠處的還好一些，勉強有些矮松之類，但挨近大柳樹村的這座最是奇特，別說樹木，荒草都沒有一棵，全是裸露的岩石。

老話說，望山跑死馬。雖然說是最近的一座，但一行人也足足走了半個時辰，劉桂香背了單守信，不斷詢問她當日被發現時是在哪座山下。

單守信指著不遠處那座光禿禿的山包，微微皺了眉頭，彷彿是回想起了幾天前劉桂香被發現時的情景，「就是那座山，妳那天早上許是餓得厲害，啞叔那天又不在家，妳就一個人跑了出來，後來……就被發現昏倒在這座山下。」

他的聲音越來越低，夾雜著說不清道不明的關心，以及一點複雜的情緒。

劉桂香知道他必定是自責愧疚，心中一暖，張口安慰道：「沒關係的，那個時候我傻，腦子也笨，如今我已經好了啊，說起來，還要感謝你讓我自己一個人跑去了那裡呢，否則我怎麼會恢復？是吧？」

說完，她就仔細打量百香果可能生長的那片山頭，若是真的找到了，以後用百香果製作一些果醬，一定能夠大賣，到時候不愁沒有錢發家致富，還能給單守信抓藥治病。

打定主意，她就對著單守信和啞叔說道：「我們就去那座山頭看看吧，走近一點，你也好停下來休息休息，不然你會吃不消的。」

單守信和啞叔不明白劉桂香為何如此執著要找到百香果，但是也沒有反對。

沒一會兒，一行三人終於抵達了目的地，小山頭不算特別險峻，相鄰的幾座山都是蔥蔥郁郁，偏偏它光禿禿的，好似被燒光了頭髮的漢子，有那麼幾分神祕和凶悍。

劉桂香找了一個比較乾淨的地方，將單守信輕輕的放了下來，雙眼在周圍掃一圈，確定沒有什麼危險，才道：「我去山上走走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麼東西，你在這裡好好待著，這裡離山外不遠，應該不會有什麼大野獸，很安全，而且還有啞叔在你身邊。你放心，我一會就回來了。」

「不行，妳還是不要去了，讓啞叔去吧，啞叔打獵有經驗，而且這山頭古怪，說不定有什麼危險，還是讓啞叔保護妳吧！」

「好了，別擔心，我力氣大，就算是遇到了什麼，也能平安回來的。你就好好的坐在這裡，等著我帶好東西回來。」說著，劉桂香給啞叔使了一個眼色，轉身朝著山上走去。

待到看不見劉桂香的身影以後，啞叔的嘴角翹起一抹微笑，開口說了一句話，聲音嘶啞，讓人聽了有一絲不舒服，但能聽得出其中明顯的笑意。

「這丫頭，還不錯。」

單守信卻是神色如常，臉上神色溫柔，嘴角也揚起一抹笑容，襯著俊美的容顏，讓人感覺分外賞心悅目。

「我也去打獵，看看這附近有沒有什麼吃的，很快就回來了，有事情就喊一聲。」說罷，啞叔挺拔的背影快速在眼前消失。

單守信沒有應聲，眼神依舊望向前面的禿山，眼底含著一抹擔憂，總擔心劉桂香又會遇到什麼危險。

第三章 寒症發作逼分家

另一邊，劉桂香奮力扳著突出的岩石，一點點往上攀爬，也不知道爬了多久，正要力竭的時候，突然發現一道只容一人通過的山縫，縫隙裡隱約有風吹來，帶了新鮮的空氣。

她心頭一跳，壯著膽子側身鑽進去，驚喜地發現，山縫裡的山腹居然是空的，山頂露著一片藍天，猶如鑽子一般，而鑽子裡有一個小小的湖泊，隱約冒著熱氣，湖泊周邊則長著樹林，樹上掛著小兒拳頭大小的果子，不是百香果又是哪個？

她歡喜得幾乎要尖叫，她小心翼翼地提著從家裡帶來的柴刀，湊上跟前。

湖泊裡的水果然是熱的，許是因為山頂開口太小，湖水的熱力散不出去，使得山腹悶熱潮濕，於是長在熱帶的百香果才在這裡生根發芽，最後便宜了她。

其實劉桂香也不認為真的能找到百香果，沒想到這麼容易就稱心如意了。

「太好了，以後發家致富，治好守信的病，就靠這個風水寶地了！這麼多的百香果，要是真的做成了大家都沒有喝過的果汁，那得賺多少錢啊？」

百香果不只能做成果汁、果醬，甚至做菜時放一些進去，都能調出清新的好味道，簡直用途多多，而用途越多，她的財路就越寬。

她脫下身上破舊的外衣，麻利的摘了二三十個百香果，差不多滿滿一兜子以後，才往回走。

她心裡盤算著該如何把這座山化為她的地盤，這些果子，村裡的人雖然沒有見過，但是也保不齊有識貨的，若是讓別人知道這果子可以生財，她以後想要占為己有就不太可能了。

這樣一想，她又琢磨起家裡那幾個吝嗇鬼，若是掙了錢但不拿出來，單婆子肯定不會善罷甘休，可她也不願將辛辛苦苦掙來的錢交給那樣的人，連自己的兒子都這麼摳門苛待，心腸早就黑得爛掉了，這樣的家人，一起相處就是折磨，倒不如早早分開得好。

打定主意，劉桂香腳下生風，迫不及待地想要和單守信說著這件事。

許是舊衣裡兜了滿滿的希望，下山尤其順利，她尋到離開時的位置，不等近前就聞到了一股香味。

是肉！

劉桂香饑得狠狠吞了口水，直接把手中的大包裹放到單守信身邊，然後看著火架上多出來的一隻烤雞，笑咪咪地誇讚啞叔，「啞叔，你真厲害，這麼一會兒的功夫就打到了一隻野雞，簡直是村裡最好的獵手了！」

啞叔聞言，笑瞇起了眼，顯然對這誇讚很是受用。

倒是單守信看著劉桂香滿頭的汗，開口問道：「香香，妳走了多遠？累不累？過來我給妳擦擦汗。」

劉桂香笑嘻嘻地坐在他旁邊，胡亂的擦了兩把額上的汗漬，搖了搖頭，「不用，我哪有那麼矯情。」

單守信笑了笑，指著身邊鼓鼓囊囊的包裹，問道：「妳脫了身上的衣服裝了什麼東西回來？我怎麼好像聞到了一股香味？好熟悉的味道，難道妳找到那種果子了？」

「嘿嘿！」劉桂香沒有答話，笑嘻嘻打開了包裹。

單守信一探頭，發現果然是那個不起眼的黑果子，於是笑道：「妳當真找到了！」

「是啊，我告訴你，你別不相信，我真的能用這個果子賺錢養活你和啞叔，還能夠治好你的病。真的，我不說謊！」

單守信眼底閃過一抹暖意，笑著點了點頭。

劉桂香以為他還是不信，於是就包了果子，囁嚅道：「不信算了，到時候你就知道了。」說罷，她頓了一下，猶豫地道：「那個……單守信，我有一件事想和你說。」

「嗯，什麼事？」

「我想治好你的病，也想靠這個果子發家致富，可是你也知道你家的情況，到時候真賺了銀錢，怕是一文也留不下……你說，我們能不能分家另過？」

這話說完，正在取篝火上野雞的啞叔，還有一邊單守信都停了動作。

單守信沒有想到劉桂香會提出這種要求，一時沒有應聲。

劉桂香以為單守信是擔心分家以後，她會拋棄他這個半殘的夫君，就有些焦急，趕緊保證道：「你放心，我知道你在想什麼，但是我不會那麼做的。」

單守信依舊沒有說話。

劉桂香深吸了一口氣，又道：「分家以後，就算你什麼都沒有，我也不會拋棄你的，我會帶你和啞叔一起過日子，我們三個人白手起家。先前我癡傻的時候你沒有拋下我，以後無論怎樣，我也不會拋下你，到時候，就算你不能生育，我們就去領養一個孩子，當做我們自己的孩子養大，而啞叔就是我們的長輩，這樣一來，我們也三代同堂了，日子一定會過得很幸福。」

說罷，她也怕單守信直接拒絕，就藉口去看看周圍還有沒有別的吃的，留下啞叔和單守信兩人，趕緊走掉了，想要給單守信一點空間。

待劉桂香一走，正撕扯野雞的啞叔低沉地開口道：「香香這話倒是沒錯，不說單家人如何可惡，就說朝廷那邊的事情，也馬上就到時機了，趁著這個機會，直接分家，不惹人懷疑，以後少了單家人掣肘，我們也好行事。」

單守信倒不是如劉桂香猜測的那般捨不得單家人，或者害怕她拋棄，實在是他沒想到香香會突然提出分家的要求。

這會兒想起剛剛劉桂香的話，雖然有些直白莽撞，卻也難掩赤誠，不禁心頭生暖，突然有種被保護的感覺，好笑又那麼讓人歡喜。

也許以後，他真的不再是一個人了。至於分家，從來都不是他在意的問題，單家從來就不是他的家。

過了一會兒，劉桂香返身回來，手裡拿著幾個青色的果子，二話不說遞給了單守信和啞叔，道：「這個果子是我剛剛找到的，我試過了，可以吃，味道還挺好的，你們嘗嘗看！」

單守信接過去卻沒有吃，而是溫和對她道：「妳剛剛說的那些話，我仔細想了一想，覺得可行，不過我想請妳等我幾日，過幾日時機到了再提這件事，可以嗎？」劉桂香一聽，頓時歡喜地笑了，連連點頭，同時心中又有點愧疚。

前世的時候，她一出生就被家裡的人拋棄，不太明白這種骨肉親情的感覺，但是在山裡當教師，和孩子們、村民們相處久了，彼此都有了很深厚的感情，每當她要離開山裡出去的時候，山裡的孩子們和村民們都會周到的接送，平日吃好的，或者有什麼好事也不會落下她，讓她感覺到自己並不孤單。

而單守信是土生土長的古代人，孝字當頭，單家老兩口可是他的親生父母啊，十月懷胎，就算出生以後不能夠走路，被家裡人嫌棄、被家裡人不喜歡，可那也是生養了他二十年的父母，怎麼可能輕易地就割捨了這份親情？但他如今這麼說，足見對她是如何看重。

這麼一想，劉桂香心中滿滿的都是心疼和感激，暗下決心以後一定要待他更好。三個人吃完了一整隻肥美的野雞以後，劉桂香背著單守信，帶著啞叔一起按照原路返回村裡。

單婆子一看見三人一起回來，又開始扯著嗓子叫罵，不過劉桂香三人都沒有理會她。

單守信和啞叔是因為這麼多年來已經習慣了單婆子的折磨，不想多爭辯什麼，而劉桂香則是因為單守信。

不管這個單婆子為人再怎麼討厭、再怎麼噁心，那都是生養了單守信的人，她不

想讓單守信為難。

如此過了幾日，單家依舊是吵吵鬧鬧，至於單守信是怎麼打算的，想什麼時候再說分家的事情，劉桂香沒有再提起，她相信，他既然已經答應了自己，就一定會做到的。

可讓她沒有想到的是，這一日單守信的病居然又犯了。

單守信被發現病發的時候是在夜裡，他身上沒有蓋被子，頭髮和眉毛照舊結了霜，只是這一次明顯嚴重很多，往日裡俊美的容顏，幾乎被一層薄薄的冰霜覆蓋住了，眉毛、眼睫、鼻子、嘴唇上面全都散發著森寒之氣，就連身上的衣服有些地方都已經被凍住了。

因為極度的寒冷，單守信整個人都緊緊地縮在一起，渾身就像是篩糠一樣，抖個不停。

劉桂香睡夢裡覺得不對勁，掌燈一看，就見到他這副模樣，只覺得心臟好像被一隻無形的大手緊緊握住，疼得她有些喘不過氣。

她上前抱住他，想要用自己身上的熱度融化他身上的寒氣和冰霜，可是沒過多久，她就感覺到自己好像被凍住了一般，渾身冷得血液都快要停止流動了，那種冷到極致的痛楚讓她能深刻地感受到單守信此時的痛苦。

想起上次的情形，她只能拚命祈求這一切快些過去，然而直到天亮，單守信都沒有好轉。

劉桂香渾身都僵住了，但她始終沒有鬆開抱著單守信的手，她的眉毛已經和單守信一樣，滿是白霜，可她顧不得喊冷，因為單守信的情況不僅沒有變好，好像還更加嚴重了，整個人都快被冰包住了。

劉桂香再也忍不住了，忙放開單守信，讓早就等在旁邊的啞叔照顧，她一人跑去了前院。

啞叔看著床上的單守信，歎了一口氣，眼底卻沒有太多擔憂。

劉桂香跑到前院，大力拍打著單婆子的窗口，敲打聲震天響，吵醒了正在酣睡著的單婆子和單老頭。

單婆子迷迷糊糊的張口罵了一句，「誰呀，大清早的，還讓不讓人睡覺了？這麼急，是趕著去找死投胎呀！」

「快開門、快開門！守信犯病了！」劉桂香大力的拍打著房門，見裡面的人還不起來，就伸腳一把踹開緊關的門，這一下可把屋裡的單婆子和單老頭嚇壞了。

看著地上躺著的兩扇木門，單婆子氣得咬牙切齒，心中直滴血，那可都是銀子啊，我的天啊！

她轉過頭來對著劉桂香吼道：「該死的劉桂香，妳這個傻子，妳知不知道這個門有多貴？還有啊，妳大清早的就鬼叫什麼？妳爹娘都死光了，還有什麼可害怕的？」

難聽的咒罵聲劈頭蓋臉砸過來，劉桂香氣得厲害，但想到還在床上痛苦顫抖著的

單守信，她全都忍了，開口嚷道：「守信犯病了！已經一個晚上了，若是再不醫治，很有可能就會沒命，你們給我一點銀子，讓去找一個大夫給他看診！」

單婆子一聽又是單守信犯病，白了劉桂香一眼，不耐煩地開口趕人，「銀子銀子銀子，哪來什麼銀子？沒有！趕緊滾蛋，一天到晚的折騰，就是一個殘廢，什麼事情都不能做還動不動就犯病，他怎麼不死了呢？」

單老頭一聽是來要銀子的，原本打算下床的動作一頓，又默默無聲的回到了床上。劉桂香沒有想到，到了這個地步了，單婆子居然還不肯給單守信治病，甚至還詛咒他早死，一股怒氣從心中升騰而起。

「妳還是不是人啊？那可是妳兒子，妳自己懷胎十月生下來的孩子，妳居然在他病的時候說出這種話，妳良心被狗吃了？妳到底給不給銀子？」

單婆子頭都不回，轉身就往裡面走去，罵道：「沒錢！那病秧子，就知道敗家裡的錢，要錢沒有！還不快……」

她嘴裡的滾字還未說出口，就聽到身後傳來了桌椅被踢翻的聲音，回頭一看，只見劉桂香一手拿著椅子，一腳踩著一把凳子，正在瘋狂地對著一旁的門扉砸去，上好的木門很快就被砸得稀爛。

單婆子愣住了，但很快就反應過來，一把衝上前去想要將劉桂香給拉住，可下一瞬就被劉桂香給嚇得再也不敢上前一步。

只見劉桂香把椅子砸得粉碎，手裡又換一根長長的棍子大力揮舞著。

單婆子立刻就認出那根棍子是門閂，門砸碎了，門閂倒成了凶器，她心中那叫一個疼，張口大罵，「家門不幸，天啊！這日子沒法過了，敗家傻子，妳怎麼不天打雷劈死了？」

「閉嘴！妳也好意思說，就是天打雷劈也是該劈了妳。單守信可是妳親兒子，妳怎麼這麼狠心呢？」

單老頭這時也湊了過來，他看著劉桂香手中的門閂、一片狼藉的屋子，心中也是心疼的不成。

單家這般鬧，終於吵醒了左鄰右舍，眾人披了衣衫，湊來看個究竟。

說實話，關於單家的事，村民們都很清楚，但因為單婆子為人刻薄，罵人厲害，不好對付，而他們又大多佃了單家的地耕種，自然不敢說什麼，於是只能看著單守信被慢怠，劉桂香香挨餓挨累，畢竟單婆子是單家的霸王，她說了算。

但今日這樣的陣仗還是第一次看到，到底出了什麼事，大早晨就吵得滿村都能聽到？

大柳樹村的村長是個五十歲左右的小老頭，為人精明，這會兒趕到，擠進院子就問：「到底是出了什麼事，怎麼還動起手來了？有話好好說，傳揚出去，村裡人都沒臉出門了。」

劉桂香一聽這話，立刻扔了手裡的門閂，然後將單守信病了的事情重複一遍，末了又將單婆子剛剛說過的話嚷了出來，惱怒萬分地問眾人，「叔伯嬸娘們，若是你們自己的孩子病了，一整夜都在發抖，身上還結了冰，你們會怎麼樣？會捨不得那一點診金就選擇讓自己的孩子受苦嗎？」

在場大多數的人都還不知道劉桂香會說話，也不傻了，乍然聽到劉桂香一口氣說了這麼多，而且有理有據，都很是驚奇。

有人喜歡湊熱鬧，不怕事大，就高聲道：「當然不會了，那可是自己的孩子，誰會這麼狠心啊，不就是一點銀子嗎，又花不了多少？更何況，以單家的家產，就算是天價，也不一定給不起，信哥兒雖然不能走路，可他總是單家的兒子，怎樣也不能不管他的生死啊！」

「是啊，是這麼個道理！」

「對呀，哪有不管兒子死活的！」

其餘人也紛紛應聲，單婆子臉色難看至極，漲紅著臉皮狡辯道：「不是，你們都清楚，我家信哥兒以前也犯過這樣的病，可每一次都是過一會功夫就好了……」她的話未說完，劉桂香就大聲道：「一會兒功夫？那也是痛苦得不行！就在昨晚，守信整整痛了一晚，我和你們要錢，你們還說要守信去死，你們簡直是狼心狗肺！」

在場的眾人一聽，紛紛指責單婆子這事做的不對。

「怎麼說都是自己兒子，可不能這樣啊。」

這時，村長也開口了，「既然信哥兒病了，那就要醫治，許是誰也沒想到這麼嚴重吧？大夥既然知道了，就幫把手。」他說完，就指著一個大漢道：「石頭，你去跑一趟，請大夫過來看看。」

「不行！」那大漢不等應聲，單婆子已經喊了起來。

「為什麼不行？」村長皺眉。

「這治病，要花很多錢，我家沒錢。」

單婆子冷著臉，張口閉口就是錢，根本不理會單守信的死活，讓眾人很是鄙夷，都在暗中朝她吐口水。

「花再多的錢也要治！難道你想要守財在外面被人講閒話？他可是要大考了，以後要做官的，若是名聲不好，被說在家中苛待兄弟，朝廷也不會給他官做！」

單婆子沒想到這麼嚴重，被嚇住了，張了張嘴，半天沒有說出一個字。

村長一見如此，就冷哼一聲，扭頭去了後院。

眾人自然跟去看個熱鬧，結果一看後院這環境，都紛紛在心中罵單婆子心狠，自己親兒子住的地方還不如豬圈！

大夫很快就來了，看到單守信這個樣子，嚇了一跳，趕緊上前診治。

結果這一診治，他就皺了眉頭，剛要開口說話的時候，忽地想起昨晚半夜突然被人搖醒，拎起來囁嚅的那番話，不禁遲疑了。

大夫定了定神，這才小聲說道：「這個病實在罕見，倒也不是不能治療，只不過用藥都很名貴，人參、鹿茸……都是不能少的，一服藥，怎麼也要十兩銀子，最少吃一個月，整整三十服。而且就算是用了這些藥，也不一定能夠活下來，還要看他的運氣。」

「什麼？這麼貴！」單婆子一聽價錢，眼睛一瞪，當下就罵開了，「你是不是誑人啊！怎麼治個病這麼貴？是不是看我家有錢故意訛我們的？」

大夫擦了擦額頭上的汗，解釋道：「病人用的藥全部都是上好的藥材，每一樣都是很珍貴，十兩……十兩已經少算了。」

村長眼見單守信的模樣，躺在破屋子的炕上，臉色分外蒼白，心裡也可憐他，於是就勸單婆子，「家裡若一時拿不出那麼多銀子，不如先買個幾服藥，讓信哥兒緩一緩。」

其餘村人也跟著幫腔，「就是啊，怎麼也不能看信哥兒就這麼凍死了，先吃一服救命吧。」

單婆子恨得咬牙，可她又騎虎難下，只得取了十兩銀子交給大夫，她心疼至極，指著劉桂香破口大罵，「你這個掃把星，都是你、都是你……哎喲，我怎麼這麼命苦呀，怎麼養了這麼一個兒子？簡直就是敗家子啊！」

劉桂香不願聽她咒罵，索性就挑開了說：「夠了！天下再狠毒的人，怕是也趕不上你半分！我們分家，以後守信再有什麼事，我們不會來找你，就算是守信和我病死了、餓死了，我們也不會再求你們一分一毫。守信我來養著，出了什麼事情我擔著，跟你們單家一點關係都沒有，反正左右是個死，不如我帶著守信死在外邊，落得個乾淨！」

單婆子和單老頭，以及看熱鬧的村民們都愣住了，他們都沒想到劉桂香會在這個時候提分家。

眾人瞪大了眼睛，你看看我，我看你看，半晌沒有反應過來。

而劉桂香說完，半點兒後悔模樣都沒有，只伸手為床上昏迷的單守信掖了掖被角，轉過望向村長，說道：「正好今日村長也在，就給我們做個主吧。」

「好你個劉桂香，剛用完了家裡的銀子，就要把我們丟在一邊了啊？有本事你就別讓我們單家給你們付這十兩的藥費啊！」單婆子跳腳，先不論分家如何，第一想法是趕緊把藥費收回來。

「藥費？」劉桂香冷笑，撇嘴嘲諷道：「呵呵，我竟不知道，原來自己的親生兒子在娘心裡還不值十兩銀子。你怎麼不去認銀子當兒子啊！」

單婆子開口就要反駁一句，銀子當然比這個沒用的兒子親，可惜還沒說出口，就被擠進來的大兒媳婦給攔住了。

「娘。」張氏看了看周圍的人，低聲在單婆子耳邊道：「娘，二弟什麼事情都不能幹，二弟妹如今不傻了，又對您是這麼個脾氣，整天大呼小叫的，動不動就問您要錢，不如就遂了他們的意，反正二弟這樣子也沒有什麼活頭，等個幾年，二弟怕是就要找閻王爺報到了，到時候劉桂香就是個寡婦，難道她還有膽子再跟咱們家裡對著幹？就是再嫁也不能帶著咱們單家的東西啊，所以分出去多少，最後還是還回來多少！」

單婆子一聽，眼珠子滴溜溜地轉了起來，心中暗暗思量，這大兒媳婦說的也沒錯，信哥兒這麼個身子，確實是沒有什麼活頭了，等個幾年總要一命嗚呼，就是這會兒分出去一些東西也沒有關係，總會回來的。

這麼一想，她總算不那麼心疼方才的十兩銀子了，但到底還是在心底大罵單守信怎麼不早點死，絲毫沒有一點為人母的自覺。

「好，分家就分家！以後單守信要是有個三長兩短，妳可別回頭來求我！我們走！」單婆子一甩衣袖，率先走了出去。

單老頭一向不出頭，長吁短歎幾聲，好似在為了婆娘和兒子不和煩惱，實際上卻是一句話都沒說，可見在他心裡，也是兒子不如銀子的。

村長看得通透，心裡也是歎氣，轉身同劉桂香說了幾句話，答應等下就來處理這件事，然後帶著眾人離開了。

大夫見眾人離開，手裡捏著十兩銀子，覺得心虛忐忑，想了想就偷偷對劉桂香囑咐，「以後可千萬不能再讓病人這麼受凍了，他身上本就有重症，禁不得這麼凍，以後一定要注意，不然下次可就回天乏術了。過會兒我讓人送藥來，先煎著吃下去，緩緩再說。」說罷，他就趕緊走掉了。

劉桂香聽得疑惑，但轉瞬卻是明白過來，原來單守信是故意讓自己受凍，然後發病，為的就是能讓她順利地提出分家。

她心中頓時百感交集，這樣一個善良的男人，即便殘疾也為了她的要求拚盡一切，這是何等的重情義，卻偏偏生在這樣的家裡，真是上天不開眼！

也因此，她忍不住心疼起他，想要保護他。

這時，單守信慢慢睜開了眼睛，許是見到劉桂香守在一邊，他原本虛弱的臉上慢慢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。

劉桂香驚喜至極，趕緊上前問道：「你感覺怎麼樣？還有沒有什麼不舒服？若是有什麼不好的，就跟我說，我再去找大夫。」說完，她轉身就要離開，卻被單守信一把抓住手臂。

「我沒事，咳咳……」單守信拍了拍身邊的炕沿，讓她坐下，軟聲道：「咳咳……分家的事情妳說了沒？家裡人……怎麼說的？」

他的聲音淡淡，沒有一絲不捨，卻讓劉桂香心疼得更加厲害，她也放柔了聲音道：「我已經提了，他們答應了，村長也知道了，很快就會過來幫我們處理分家的事情。」

「好，這下妳終於可以放心了。」

單守信笑的虛弱極了，讓劉桂香看了心裡更酸，他為了她差點沒了命，如今還這樣為她高興……

這人……真傻。

「我想好了，我們若是要分家，就選那座荒山。我這幾日打聽過了，那荒山和周圍的薄田都是咱們家的，咱們分了荒山的話，以後去採百香果就不怕別人搶奪，獨一份的買賣肯定賺錢。我一定要賺錢，幫你徹底治好寒症，你相信我嗎？」

「相信。只要是妳說的，我都相信。」單守信掃了一眼破敗的屋子，合上了眼睛，「以後日子再苦，也不會苦過如今。」

劉桂香重重點頭，沒有再說話，忙著燒熱水給單守信擦了頭臉和手腳，又燒暖了土炕。

而不知是因為分家歡喜，還是病症消退，單守信的神色漸漸好轉了許多。